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编辑：鲍涛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辉

长安三万里 明月照古今

□李凤玲

7月8日，追光动画的新作《长安三万里》上映了。早就期待已久的我第一时间走进影院，领略“追光”的魅力和“大唐”的风采。将近三个小时的观影，时间虽长但毫不沉闷，其起承转合自然流畅，既高潮迭起又舒缓有致。优美的画面、走心的配音、立体的人物、精良的制作，更是将观者带入了一场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。

电影里精致唯美的画面，将大唐盛世的光辉尽显。长安的堂皇富丽、繁花似锦，扬州的流水小桥、夹岸桃花，梁园的山水生态、古风淳朴，边关塞外的铁血冰刃、万里黄沙，全都颇为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大唐气象。尤其李白逐美人千金一掷，只见一叶小舟随风逐浪，两岸桃花粉黛朦胧，其行云流水、淋漓酣畅之态，一如当时浪漫的大唐！

电影里灿若星辰的人物群像，宛若晒出了整个大唐诗人的朋友圈。李白、高适、孟浩然、崔九、汪伦、李龟年，甚至岁夫子、丹丘生，都在电影里一一出现。哪怕只有一个镜头，也令人印象深刻。少年杜甫的灵动可爱，才子李白的豪放洒脱，岐王宅里的李龟年，江边送友的汪伦。他们在画面中一出现，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就已经到了我们嘴边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，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如果做不了诗人，那就做诗人的朋友吧，可以一直活在诗人的诗里，闻名于世，名垂青史。

但整部影片中，让我印象最深且给了我全新认识的人物，非高适莫属。于“人人都会写诗的大唐”来说，高适算不上亮眼，流传甚广的就是那首《别董大》：“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”因为他本是武将的后代，又生来自谦，他几进长安却屡屡受挫，报国无门但一颗爱国之心从未改变。他的正直耿介、温和敦厚，也从未因为仕途的不顺而减弱分毫。安史之乱爆发，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大唐终于看到了高适的光芒，他临危受命，奋勇杀敌，屡屡告捷。受到重用之时，他还不为人察觉地拯救了身陷囹圄的好友李白；边关大捷，他则把功劳默默留给了大将严武。不贪名，不争功，自古至今，一个国家最需要的，就是高适这样的人。

除却优美的画面，除却生动的人物，电影中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唐诗，则是整部电影的灵魂。它犹如一根无形的线，串起了整部电影。那可是“人人都会写诗的大唐”啊！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，这是王维；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这是崔颢；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这是高适；“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”，这是李白。在《长安三万里》中，着墨最多的诗人，就是李白。

从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到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；从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到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；从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，到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……这些脍炙人口、耳熟能详的作品，都在《长安三万里》中回到了它们最初创作的缘起。看着电影，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朗诵，它让课本上的那些诗，在历史中，在影片里，更加鲜活了起来。让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李白的这首《早发白帝城》。李白在流放夜郎的途中，接到了大赦天下的命令。原本阶下囚，忽成自由人！李白的喜悦之情犹如奔腾的江水，瞬间迸发的灵感诉诸笔端，遂成一首千古绝句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重获自由的李白，似要随着江风轻盈起飞，其内心的舒放旷达，犹如给诗歌插上了翅膀，它和李白一起，在电影中

飞了起来。这是本片中的最后一首诗，它将影片带入高潮，也将影片引入尾声。它犹如一道光，将整部电影照亮！

长安三万里，明月照古今。因为安史之乱而遭重创的大唐，黄鹤楼被烧毁，长安也满目疮痍。但正如高适所说，只要黄鹤楼的诗在，黄鹤楼就在，诗在、书在，长安就在。这个夏天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，在《长安三万里》的光影中，领略浪漫的大唐，感受诗意的长安！

▼《长安三万里》海报



与古陶瓷相遇

□王丽

世间的每一次遇见，都是缘分。

我没想到在昌乐这个以老爷车命名的主题公园里，会是这样别有洞天：绝无仅有的古典汽车、风格迥异的汉代石刻、琳琅满目的非遗作品、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……短短一天的游园，却使我在这里领略了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，感觉自己体验了一场穿越时空、对话先贤的探索之旅。而让我最惊艳的，莫过于在公园一隅的博物馆里，与440余件古陶瓷相遇。

那些古陶瓷在灯光的映射下，泛着莹润的光泽，如同一粒粒历经岁月淘洗愈加出彩的宝石，静立在展柜上，与我默默对望，无声地诉说着前尘往事。

瓶、壶、鼎、鬲、罐……它们是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名品佳作。它们造型各异、用途各异，如同一幅幅生动的图画铺陈开来，每个图案，每条纹路都映射出各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社会风貌。



▲陶鼎

一尊绿釉瓷人呈现于眼前。它头挽发髻默然伫立，神态安详地注视着我。瓷人身着一件绿色长袍，褶皱毕现，釉色鲜丽，釉水肥厚。看介绍，才知是汉代的作品。想来，它曾经与伙伴们尘封于地下，一天天数着日子。在记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的梦里，重复的却是重返人间的情形。终于，在两千多年后，随着周围土壤的松动，它感到身体在慢慢抬升，继而一缕光亮刺痛了它的眼睛。它听到身边人们惊喜地赞叹：瞧这铅绿的釉色，还是这么鲜亮！它感触到一双手的温度，有温热的气息吹拂在它身上。那双手小心翼翼的，像托起一段厚重的历史。于是，在阳光的沐浴下，在那双手与无数眼睛的抚慰下，它使劲舒展了一下筋骨，身上的黄土簌簌掉落，俨然在与那段幽暗的岁月作别。它深呼吸一口气睁大了眼睛，与一同出土的伙伴们打量着面前这个崭新的世界……如今，得到新生后的绿釉瓷人置身于古陶瓷博物馆，游人赞叹着，指点着，评论着它历尽沧桑依然鲜丽的一身釉色，而它安详地伫立在那里，已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。

这是一只汉代的陶鼎，两耳三足，深腹圆底，造型古朴大气。从它灰白的鼎腹里，能依稀看到烹煮食物使用过的痕迹。看着那些使用过的迹象，我似乎看到，时光如潮水般快速退去，那段被搁浅的历史蓦然醒来：是个傍晚，

身着“三重衣”的占卜师将一片龟甲扔入正在烹煮着的陶鼎之中。陶鼎的足下，火焰在妖娆地舞蹈，燃烧着的木头噼啪作响，不时迸溅出一簇火星，吓得烧火的侍从不时躲闪。少顷，龟甲“砰”的一声爆裂开来，占卜师急忙将龟甲取出，在摇曳的火光里，看着上面的裂纹辨别吉凶。

我在一个线条罐前停住了脚步。这个黑釉线条罐来自金代，罐口处有缺损，看上去有种残缺的美丽。我对线条罐的制作充满了好奇，看过简介才知这种罐的制作方法属于一种特殊的“沥粉工艺”——线条罐上棱线凸起，使深色的釉彩自然流下，形成了棱线边沿釉色深，两线平坦之处釉色浅的视觉效果，恰似绘画中的黑白灰布局，充满了画面的分割感。看着面前这个线条分明的罐子，我猜想它的用途，许是哪个达官贵人家的酒器吧。

明代青釉蒜头瓶、元代卵白釉瓷器、清代褐釉执壶……我的目光在一件件古陶瓷上停驻、流连，440余件古陶瓷藏品，无不展现着中国古代陶瓷制作者的匠心独具和千年传承的文化魅力。

我很庆幸在这个美好的夏天，能够与这些古陶瓷相遇，庆幸可以和这些存在了数千年、数百年，依然魅力无穷的艺术珍品默默对望、私语。